

蒙恬者，其先齐人也。恬大父蒙骜，①自齐事秦昭王，官至上卿。秦庄襄王元年，蒙骜为秦将，伐韩，取成皋、荥阳，作置三川郡。二年，蒙骜攻赵，取三十七城。始皇三年，蒙骜攻韩，取十三城。五年，蒙骜攻魏，取二十城，作置东郡。始皇七年，蒙骜卒。骜子曰武，武子曰恬。恬尝书狱典文学。②始皇二十三年，蒙武为秦裨将军，与王翦攻楚，大破之，杀项燕。二十四年，蒙武攻楚，虏楚王。蒙恬弟毅。

注①索隐音敖。又邹氏音五到反。

注②索隐谓恬尝学狱法，遂作狱官，典文学。

始皇二十六年，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，攻齐，大破之，拜为内史。秦已并天下，乃使蒙恬将三十万觴北逐戎狄，收河南。①筑长城，因地形，用制险塞，起临洮，②至辽东，③延袤万余里。于是渡河，据阳山，④透蛇而北。暴师于外十余年，居上郡。是时蒙恬威振匈奴。始皇甚尊宠蒙氏，信任贤之。而亲近蒙毅，位至上卿，出则参乘，入则御前。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，名为忠信，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。

注①正义谓灵、胜等州。

注②集解徐广曰：“属陇西。”

注③正义辽东郡在辽水东，始皇筑长城东至辽水，西南至海*(之上)*。

注④集解徐广曰：“五原西安阳县北有阴山。阴山在河南，阳山在河北。”

赵高者，诸赵疏远属也。赵高昆弟数人，皆生隐宫，①其母被刑僇，世世卑贱。秦王闻高强力，通于狱法，举以为中车府令。高既私事公子胡亥，喻之决狱。高有大罪，秦王令蒙毅法治之。毅不敢阿法，当高罪死，除其宦籍。帝以高之敦于事也，②赦之，复其官爵。

注①集解徐广曰：“为宦者。”索隐刘氏云：“盖其父犯宫刑，妻子没为官奴婢，妻后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，并宫之，故云‘兄弟生隐宫’。谓‘隐宫’者，宦之谓也。”

注②集解徐广曰：“敦，一作‘敏’。”

始皇欲游天下，道九原，①直抵甘泉，②乃使蒙恬信道，自九原抵甘泉，燎山堙谷，千八百里。道未就。

注①正义九原郡，今胜州连谷县是。

注②正义宫在雍州。

始皇三十七年冬，行出游会稽，并海上，①北走琅邪。②道病，使蒙毅还祷山川，未反。

注①索隐并音白浪反。

注②索隐走音奏。走犹向也。邹氏音趋，趋亦向义，于字则乖。

始皇至沙丘崩，秘之，羈臣莫知。是时丞相李斯、公子胡亥、中车府令赵高常从。高雅得幸于胡亥，欲立之，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。因有贼心，乃与丞相李斯、公子胡亥阴谋，立胡亥为太子。太子已立，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、蒙恬死。扶苏已死，蒙恬疑而复请之。使者以蒙恬属吏，更置。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。使者还报，胡亥已闻扶苏死，□欲释蒙恬。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，怨之。

毅还至，赵高因为胡亥忠计，欲以灭蒙氏，乃言曰：“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，而毅谏曰‘不可’。若知贤而俞弗立，则是不忠而惑主也。①以臣愚意，不若诛之。”胡亥听而系蒙毅于阳周。丧至咸阳，已葬，太子立为二世皇帝，而赵高亲近，日夜毁恶蒙氏，求其罪过，举劾之。

注①索隐俞即踰也，音臯。谓知太子贤而踰久不立，是不忠也。

注②正义今代州也。因祷山川至代而系之。

子婴进谏曰：“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，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，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。此三君者，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。今蒙氏，秦之大臣谋士也，而主欲一旦口去之，臣窃以为不可。”

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，独智者不可以存君。①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，是内使羸臣不相信而外使口士之意离也，臣窃以为不可。”

注①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无此字。”

胡亥不听。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，①令蒙毅曰：“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。

今丞相以卿为不忠，罪及其宗。朕不忍，乃赐卿死，亦甚幸矣。卿其图之！”

毅对曰：“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，则臣少宦，顺幸没世。可谓知意矣。②以臣不知太子之能，则太子独从，周旋天下，去诸公子绝远，臣无所疑矣。夫先主之举用太子，数年之积也，臣乃何言之敢谏，何虑之敢谋！非敢饰辞以避死也，为羞累先主之名，愿大夫为虑焉，使臣得死情实。且夫顺成全者，道之所贵也；

刑杀者，道之所卒也。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，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，故立号曰‘繆’。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。楚平王杀伍奢。吴王夫差杀伍子胥。

此四君者，皆为大失，而天下非之，以其君为不明，以是籍于诸侯。③故曰‘用道治者不杀无罪，而罚不加于无辜’。唯大夫留心！”使者知胡亥之意，不听蒙毅之言，遂杀之。

注①索隐曲，姓；宫，名。

注②索隐蒙毅言己少事始皇，顺意因蒙幸，至始皇没世，可谓知上意。

注③索隐言其恶声狼籍，布于诸国。而刘氏曰“诸侯皆记其恶于史籍”，非也。

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，令蒙恬曰：“君之过多矣，而卿弟毅有大罪，法及内史。”

恬曰：“自吾先人，及至子孙，积功信于秦三世矣。今臣将兵三十余万，身虽囚系，其势足以倍畔，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，不敢辱先人之教，以不忘先主也。

昔周成王初立，未离襁褓，周公旦负王以朝，卒定天下。及成王有病甚殆，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，曰：“王未有识，是旦执事。有罪殃，旦受其不祥。”乃书而藏之记府，可谓信矣。及王能治国，有贼臣言：“周公旦欲为乱久矣，王若不备，必有大事。”王乃大怒，周公旦走而奔于楚。成王观于记府，得周公旦沉书，乃流涕曰：“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！”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。故周书曰“必参而伍之”。①今恬之宗，世无二心，而事卒如此，是必驱臣逆乱，②内陵之道也。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；桀杀关龙逢，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，身死则国亡。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。③察于参伍，上圣之法也。凡臣之言，非以求免于咎也，将以谏而死，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。”使者曰：“臣受诏行法于将军，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。”蒙恬喟然太息曰：“我何罪于天，无过而死乎？”良久，徐曰：“恬罪固当死矣。起临洮属之辽东，城燎万余里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？此乃恬之罪也。”乃吞药自杀。

注①索隐参谓三卿，伍即五大夫。欲参伍更议。

注②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辞’。”

注③索隐此“故曰”者，必先志有此言，蒙恬引之以成说也，今不知出何书耳。振者，救也。然语亦倒，以言前人受谏可觉，则其过乃可救。

太史公曰：吾适北边，自直道归，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，堑山堙谷，通直道，固轻百姓力矣。夫秦之初灭诸侯，天下之心未定，痍伤者未瘳，而恬为名将，不以此时强谏，振百姓之急，养老存孤，务修觴庶之和，而阿意兴功，此其兄弟遇诛，不亦宜乎！何乃罪地脉哉？

【索隐述赞】蒙氏秦将，内史忠贤。长城首筑，万里安边。赵高矫制，扶苏死焉。绝地何罪？劳人是香。呼天欲诉，三代良然。

